

我有我天空 - 第 38 集 - 鄧炳業 - 與光明同行
主持：C Comma 嘉賓：H Henry 鄧炳業

C：在人生裡經常聽到一些很感人的故事，Comma 本身也是一個職業的「講古佬」。但是，今天我邀請上來這位嘉賓 Henry 鄧炳業在他生命裡的一些工作有著很特別、好感動的故事帶來跟我們分享。Henry，你好。

H：你好，Comma。

C：我知道你本身的視力一般。

H：是啊。

C：是不是有眼病？

H：是啊，Henry 是先天性失明的，因為我出世時視神經萎縮和視網膜脫落，出世後雙眼看不到東西。

C：現在的科學也處理不到？

H：曾經到過美國做一些復明手術，但可能是因為情況太複雜了，美國的眼科醫生說要待將來的技術更先進，甚至等到幹細胞移植更成熟、成形。我們將希望放在將來。

C：好啊。說起你，小時候讀書成績也挺好，是嗎？

H：一般。小時候在盲人學校讀書，因為在醫院遇到醫務社工、社會福利署的朋友，便介紹我到薄扶林道的盲人學校讀書。那時我由幼稚園讀到初中三年級，這段時間也是在盲人學校便學習怎樣照顧自己、怎樣洗衣服、怎樣煮飯，怎樣清潔、怎麼縫衣、怎樣做椅子及桌子，後來初三畢業後希望繼續讀書，便到油麻地一間教會的學校繼續學業，由高中讀到高考。

C：嘩！

H：高考畢業後再考大學，香港理工大學取錄了我。我所讀的科目是社會工作。

C：OK。

H：後來完成了社會工作訓練後，便參與工作了。

C：那時科技不像現在那麼進步。

H：是啊。

C：怎樣看書？

H：很精彩！那時我記得一九八九年離開盲人學校，便到這間教會學校；要留級。為何要留級呢？因為盲人學校主要是以中文教學，教會學校全是用英文的，什麼是 History、Science 也不知道，翻閱字典後原來是歷史和科學，老師說「糟糕了，你的英文那麼差。」便由初三跌到了初二。以為降級便可以，原來初二也全都是用英文的。便從頭學起：串生字、翻閱字典找中文解釋。

C：有些挑戰。

H：是啊，逐字、逐句。我最記得寫英文的 Composition 逐字、逐句問老師，逐句、逐句寫出來的。那位老師是一位從印度來的女士，叫 Mrs. H，Mrs. H 像逗小朋友一樣，摸一下頭「Work more hard！勤力點！」以前沒有那麼多教科書，教科書要拿到一個盲人機翻譯為點字，最記得、最精警那次就是考試前的一個月才收齊教科書。

C：前一個月？

H：是啊！那怎樣讀書呢？就是靠平時。平時使用錄音機把老師說的話錄起，課後把它寫為點字筆記。

C：筆記？

H：是啊。那些就是我的課本。我的課本、筆記是這樣產生出來的。後來聰明一點，老師派筆記早點問「下一課的課題有筆記了沒？」老師便說「Henry，不要給我那麼大壓力。看到你很緊張，不過看到你讀書那麼勤力、那麼負責任、努力，我是你老師會盡力幫助你，把練習、筆記早些給讓你拿去翻譯做點字方便學習。」

C：在這些階段也可以看得到你很積極的，對很多東西都有追求。

H：可能是看到目標。我記得那時班裡有三十九位同學，我是唯一的失明同學，

班上的同學很多也能看到東西的，我在想「其實他們也在讀書，為何我不能呢？」他們看到東西，我看不到；他們看黑板，我可以聽。

C：對啊。

H：他們可以寫，我寫不到，但我可以利用點字去寫。老師不懂看點字，我可以找人幫忙把我讀出來的寫出來。

C：翻譯。

H：那麼我便有功課交，對嗎？我的筆記有時候是同學讀給我聽的，有時外出時會碰到中學同學，便拍一拍肩膀「喂！鄧炳業，你不認得我了？中二那年坐你旁邊讀書給你聽那個。你那麼沒良心。」我說：「認得，怎會不認得？拍一拍我肩膀就知道是你，老友記。」我其實覺得人們可以做到的，為何我不可以呢？

C：沒錯、沒錯。

H：我有沒有辦法克服看不到東西呢？在不方便帶菱鏡的情況下，找到我的辦法解決難題呢？我記得以前在盲人學校讀書初三那年離開學校，國民科的郭老師走來拍我肩膀，鼓勵我們，送每人一張書籤，寫了八個字「境由心做，事在人為」。「很多東西要靠努力，炳業。出到外面讀書不要覺得人們遷就你。雖然你看不到，但不要給藉口自己。」

C：好啊。

H：「你可以想一下怎樣把自己的需要告訴別人，讓人們協助你。你應該想一下怎樣解決困難，這個是你的功課，這不單可能是今天的功課，是你一生中的功課。」

C：說起毅力，我知道你出來後從事一些社工的工作。

H：是啊。

C：很多人覺得失明人當社工的工作也算是容易的，因為是跟進個案、接聽電話、輔導便可以了。但是你不是啊，那時你做什麼？

H：畢業後的第一年在失明人士機構擔任執行委員工作，這個雖然是一個無薪的

義務工作，但我視它為我的第一個全職的工作。那時我擔任一個培訓中心的主席。有很多跟我一樣失明的會員，我要協助他們找工作、舉辦一些培訓班，訓練他們一些工作技巧。

C：增值。

H：沒錯。增值一些技能，比如學電腦，怎樣使用發聲軟件、怎樣有溝通技巧、表達自己、怎樣做推銷的工作。後來在香港的工作結束了，我便去到國內廣西南寧一個社區項目，擔任那裡一個項目的管理工作。項目裡有自閉症的、腦癱的、聽障的、視障的、肢體傷殘的小朋友。我的工作主要就是送他們到康復中心參加訓練，送他們到學校讀書，亦有送一些小朋友去做手術，比如有眼手術、兔唇手術、肢體傷殘的小朋友要裝義肢配戴假腳等等。

C：說起康復中心，我也認識。我也試過在東莞做過一些服務，真的如你所說般配戴義肢學走路。聽眾們可能不知，比如在香港出生後，行動不便、小兒麻痺現在少了，因為發燒的機會率較低，如果真的不能走動，便要到康復大樓學習了。

H：沒錯啊。

C：有什麼能幫助他們？

H：康復中心主要是一個肢體的訓練，教他們怎樣站立、怎樣平衡。亦用一些康復的器材訓練他們手腳的靈活性。另外，主要就是步行訓練。

C：OK。

H：比如是 PH 的小朋友可以拿著拳杖來走路，或是用助行器協助他們走路，主要是訓練他們手腳的協調、怎樣使用助行器平衡、怎樣可以穩步走路。我最記得有一位腦癱的小朋友，最初的時候要抱著他吃飯、協助他換尿片……

C：自理能力低。

H：沒有自理能力，就要人照顧。但後來慢慢很有限他懂得用手拿著匙羹吃糊仔。

C：很進步啊。

H：是很進步。雖然可能需要最少兩年的時間，兩年換來一個小進步，對小朋友

來說已是一個很大的進步。我們知道腦癱的小朋友好似失去了一個中央指揮中心。

C：沒錯、沒錯。

H：他們的手、腳，所有大部份功能是不協調的。

C：沒錯，其實對家人也是很大的鼓舞。說起來你中心什麼類型的小朋友也有。

H：是啊。

C：我聽你說連自閉症的小朋友也有。

H：沒錯。

C：那自閉症又怎樣處理呢？

H：自閉症主要是一個行為訓練、認知訓練。我最記得有一個小朋友是沒有認知的，他連上廁所也不懂，看到人們便打人，進了廁所又不懂把褲子除下，喝水又有弄得周圍也是。他的爸爸、媽媽是知識分子。爸爸是大學教授，媽媽是律師，近似香港的大狀。那自閉症的小朋友很傷心，不敢見人、不敢說給鄰居聽，鄰居指責他們「那麼高學歷，為何生下這樣的小朋友出來？那小朋友沒有教養，不懂教就別生。」他們很憤怒：「有冇搞錯？我們是知識分子，那麼高級，那麼有學歷，你竟然說我們不懂教？」

C：哎呀。

H：小朋友有缺陷，那種叫自閉症。自閉症是一個原因不明的情況，沒人知道為何有這情況，但是他有行為障礙、認知障礙、社交障礙、表達障礙，我們應該給他一些認知訓練、行為訓練，告訴他如何表達自己……

C：沒錯。

H：怎樣跟別人溝通，不要常常躲在桌下，如何上廁所、如何穿好褲子，讓外貌不那麼醜陋。我們冬天不要拿瓶冰水打開人們衣領倒下去，我最記得那天廣西氣溫近乎零下，只得兩至三度，其中一位小朋友拿了冰水凍我同事，推開了衣領倒下去，便有人慘叫，我便問「什麼事有人慘叫？」原來是阿B仔把冰水倒了小妹那裡，小妹「有冇搞錯啊你？」後來冷靜下來知道他是一位有

特殊需要的小朋友。

C：體諒一下他。

H：接著便快快去換衣服，然後告訴小朋友的家長，「阿B仔剛才這樣，要想辦法教導他」……用一些行為治療辦法。簡單說來，是以獎賞或懲罰，強化他行為的對或錯。

C：說起來就簡單，但是你失明，假設中心的環境很熟練，但那些小朋友知道你看不到，他們會否整蠱你？

H：聽聲音，聽他們的動靜。聽聲音就知道他們拿著玩具、拿著一瓶東西在搖。有時知道他們站在我後方想摸我的袋、抓我的衣服，只要自己留心一點，耳聽八方，觀察一下他們做什麼，最主要是自己的觀察能力，還需要靠傾聽了解他們怎樣跟小朋友玩，了解他們怎樣跟訓練員相處。那便會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了。

C：我覺得可能因為你細心，反而跟他們建立更好的關係。

H：沒錯、沒錯。

C：剛才說這位腦癱的小朋友。那次我在東莞看到一個很感人畫面，有個家庭，屬於中產的，自己有車有樓各樣，我沒有問他做什麼工作。丈夫是當地人，第一胎誕下了女兒，是腦癱的。你知道在內地若果是這樣可以再生一個的。

H：沒錯。

C：再生了第二胎；一模一樣。

H：哎呀！是遺傳？

C：我猜是吧。好像你所說，身邊的朋友、街坊鄰里當然帶有色眼鏡看他們。

H：是歧視。

C：試過有一次推著嬰兒車帶兩個小朋友出外，有一個男路人走過來指著他來罵「你為何弄到這兩個小朋友這樣？」

H：好像怪責他似的。

C：「又玩口水、又弄得骯髒，諸如此類.....你不懂照顧就不要生。」幾乎想打他。這個丈夫每天生活面對這麼大壓力。他把小朋友送到中心，看到小朋友能夠爬行、走到第一、第二步，開心極了！

H：對啊！

C：那種窩心，有人直接跟他說「生第二胎也是這樣，不如不要好了，真的有人答不要。」

H：放在一邊。

C：但是他堅持這個是一個生命，「小朋友是我和我太太的，我要繼續讓他成長、讓他在有愛的家裡成長」。

H：每個人也有信念。或許大家的信念不一樣，但這些信念推動我們往自己的目標進發。

C：沒錯。

H：而這個信念可能幫助我們建立自己，亦為身邊人帶來好處。

C：是啊，有些感染力的。

H：是有這種人的。

C：這個故事能夠祝福我的。說回你在廣西，做了多久？

H：做了四年，由二零零零年的夏天做到二零零四年的夏天，後來項目結束了，就由廣西回到香港。

C：回來香港繼續工作？

H：回來香港後有點死心不息，因為從小也有願望是在內地工作。要說回以前在盲人學校讀書，讀書時遇到一位麥老師，麥老師是一位很典型的好老師，他把他的故事跟我們分享，最記得他說「一來到香港的時候褲袋裡只得三元，第一件事要喝一支 paul 啦，買一支 paul 啦喝一下，化一下漬。」他在香港

找工作，香港不承認他的學歷。他是大學畢業生，在內地能夠管理工廠，但在香港就不承認。於是他便來到我們學校教書，教一群看不到東西的學生。

C：挺好啊！

H：他把他的故事說給我們聽，他說「其實雖然你們看不到東西，但是將來有機會時，也應該幫助身邊有需要的人。因為你今天得到那麼多人的幫助，有那麼多外國的叔叔、姨姨、Uncle、Auntie 教你英文、捐錢、買玩具，支付學費、生活費給你們讀書。你們將來長大有能力的時候，應該服務社會，甚至為國家做一點事。」我覺得很有啟發，我看不到東西要別人幫助，我憑什麼祝福人？但原來不是的，看不到原來可能是身體上的一個障礙，我可能藉著這個障礙想到一些解決的辦法。

C：沒錯。

H：想到一些 Solution，把它變成自己的祝福，祝福別人。

C：對的。說回你死心不息，接著做什麼？

H：後來我死心不息出外尋找工作，找工作不容易，因為人們見我看不到東西便會擺手搖頭，怕了我。

C：但是你有專業的.....

H：「過馬路也要人扶，怎樣拖著你走？又說給我聽在廣州過路時巴士擦身而過那麼恐怖，Henry 保險賠多少啊？」「我全都買了保險，買了人壽保險，一分錢也不用你賠。」後來遇到一位在內地做戒毒工作的宋姑娘，邀請我到廣東增城一個的「更生園」的地方，幫助她鼓勵當地的弟兄。有時候協助她舉辦一些康樂活動，讓他們舒展身心；有時候一起煮飯、一起到農場的田種植或除草、一起聊天，用一些簡單的心理治療協助他們找回自己的目標。後來宋姑娘給我挑戰，她的朋友剛剛在河南開了愛滋病孤兒院，什麼也沒有的，回來便說「Henry，你以前是做關於小朋友工作，你有沒有興趣接受這個考驗？到那裡幫助一些愛滋病的家庭，可能是單親、孤兒、成年愛滋病家庭成員。有興趣去的話，協助我鋪路看看能不能。」第二年毅然踏上開往河南的火車，在二零零四年的年尾、二零零五年的年初便開始參加這個愛滋病的工作。

C：你剛才說是荒地。

H：是啊！

C：一個專業認可的社工去到了荒地，能夠幫助什麼？

H：其實我不把自己當社工，到那裡協助一個項目策劃。我只是一個行政人員、策劃人員。什麼東西都做，社工只是其中一把小刀。我可以協助規劃，籌劃將來的服務：怎樣設計學校、教些什麼、招聘老師和保育員、收生方式等等。

C：由零開始。

H：是啊，由零開始。我不是修讀建築工程，施工靠當地的朋友做，跟工友一起吃飯，跟黃沙、黃土、磚頭擁抱，我是看著「閣龍舍」建成的。最經典的是：其實那裡是一個破爛茅屋。冬天晚上下雪睡覺望一下天花板：「為何臉孔會冷冰冰的？」原來雪在臉上溶化。——沒有暖氣，什麼也沒有。沒有水洗澡。用什麼水洗澡呢？煮沸一煲滾水，我們一起洗澡。

C：說起骯髒惡劣的生活環境，你一到達應該有些服務的對象在那裡，你第一次看到那些是什麼人？

H：第一次看到的是一對母子，鎮書記走來跟我說「鄧先生，阿爸照顧著大女到北京駕駛計程車，放下兩母子不理了。」鄰居有饅頭便會接濟他們倆，沒有話便捱餓了。

C：本是一家四口的？

H：是啊，剩下他們兩個。兒子四歲多五歲也沒有，便幫媽媽「倒屎倒尿」，走到廚房燒柴，小朋友不懂事，差點連手也被燒熟，燒到脫皮、破爛。後來我們探訪他們，告訴他們我們有一個孤兒院，希望能夠幫忙提供地方居住、膳食，不過正是施工當中，若大家願意的話我們「有粥吃粥、有飯吃飯」。

C：好啊。

H：於是文杰 B 便哭了，「媽媽我們去那裡吧，在這裡沒東西吃、沒人照顧」。文杰媽媽便說「好吧，鄧先生跟你們去。你們不會賣了我們？」我說「不會，鎮政府會看著我們，放心。」「閣龍舍」剛剛興建好，便給他們兩母子一間房居住。房間很簡單，什麼也沒有。但是有屋頂、窗、床、櫃子，不是破爛的黃泥地，是實在的水泥地。

C：水泥地。

H：文杰媽媽高興極了，「在家裡也沒有床睡，我們倆終於有地方落腳了」。他們就是我們孤兒院第一對母子的家庭。後來要教小朋友讀書、寫字。

C：明白。當時是二零零四、零五年，那麼現在……我知道你已經離開那中心。

H：離開了孤兒院。

C：文杰怎樣？

H：我二零零七年夏天離開河南這個愛滋病孤兒院。文杰長大了，他今年十三歲了，很奇蹟，文杰的身體一直不太好的，小時候看他的肚子脹卜卜，……

C：怎麼？

H：因為他已受愛滋病感染，在吃抗病毒藥，那些抗病毒藥的副作用對肝、腎也不好，吸收不好、排泄不好便會脹起來。

C：排不到毒。

H：飲食方面也要注意一下，文杰喜歡吃煎炸食物，吃完到晚上便扭計說肚子痛，不願睡覺。我便拿藥給他吃，吃完後更加痛。怎麼辦呢？於是帶他去看醫生。原來飲食是要注意的。文杰一直在孤兒院長大，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生活。孤兒院裡有老師教他們簡單的文化課，教他們怎樣計算，學一下英文、語文、科學這些知識。文杰因為身體不太好，平時我跟他上課他也會睡覺，唯有送他到房間睡覺。

C：他的媽媽呢？

H：他的媽媽在二零零六年因為病發離開了我們，文杰媽媽最晚期時候是由坐輪椅去到卧床，卧床弄得很骯髒，文杰走來喊「叔叔，我媽媽沒人照顧整張床也是。」我便走去幫他更換、清潔，後來亦親手送走了文杰媽媽。她就這樣離開了。

C：我知道你中心裡的小朋友一直成長，長大後還會留在中心裡？還是出外？

H：孤兒院的小朋友是會長大的，身體健康的小朋友會到鎮裡、其他縣城或到鄭

州讀書。以前我照顧的 B 仔、B 女長大了，他們的 Uncle 說給我聽有些去了醫科大學，有些去音樂學院讀書。

C：挺好啊！

H：亦有些去了讀輕工業、機械工程。

C：聽你說，他們好像會返回中心服務？

H：有些小朋友會返回孤兒院，怎樣回去呢？在鄭州讀書的，星期五下午乘四、五小時車返回村內的孤兒院；要轉車的。

C：回到去已是深夜。

H：回到去已是黃昏、深夜。他們會跟院內的小朋友玩，煮東西給他們吃，星期六便為他們舉辦活動，可能是一些團體活動，比如是打球、玩競技、教英文、教數學、教文化等等。星期日吃完早餐，弟弟妹妹便送哥哥、姐姐到公路等候大巴返回鄭州。

C：真的很感人！你喜歡服務祖國、死心不息，為何不繼續做這份工作呢？

H：後來因為河南的冬天較為寒冷，Henry 的身體其實不太好，小時候有哮喘。住在寒冷地方也是一個考驗。

C：沒錯。

H：零五年冬天過了一年、零六年冬天過了第二年，零七年冬天信心便減了些，因為那兩年也有不同程度的身體不適。後來香港的醫生勸我零七年的冬天不要在那裡捱了，因為很難捱過去。零六年冬天也常常有咳嗽、發燒，後來過了零七年夏天便跟小朋友說「再見，有機會再見」。於是便回到了香港。

C：現在在香港做什麼？

H：現在就在「黑暗中對話」社會企業。我們是一個黑暗的主題公園，我是主題公園裡的導遊，帶大家遊玩，我們亦有不同的活動，比如有行政人員工作坊，我是工作坊 Trainer 教練，幫助一些行政人員朋友，訓練大家溝通技巧、表達能力、領導才能、團隊合作精神。

C：OK。Henry，說一下將來有什麼夢想？

H：將來我希望有機會返回國內，繼續參加國內的工作。

C：好啊！預祝你成功。

H：多謝你。

C：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，下次有機會再跟你傾談。

H：好，有機會再見。

C：再見。

H：再見。